

●罗军

走向 21 世纪的联合编目

ABSTRACT The model of cooperative cataloging in the 21st century should have the technical ability of record dissemination and a mechanism of using other departments to substantiate and expand the record. Besides, the method of compiling bibliographic entries should be of comparatively strong compatibility.

SUBJECT TERMS Cooperative cataloging-21st century

CLASS NUMBER G254.34

1 引言

关于联合编目,《美国图书馆学会词汇》是这样定义的:“一组各自独立的图书馆开展的书目原始编目协作活动,成员馆之间有义务相互提供书目记录”。它的主要内容有:集中编目、在版编目、编制联合目录、联机公共检索目录(OPAC)等。联合编目不是编制联合目录,也有别于一个机构承担编目、其他馆使用的集中编目。

在过去 20 年中,美国的 OCLC 借助于联合的优势,数据库已达 2700 万条记录。所以联合编目应该是图书馆事业值得骄傲的事情,也是一项有价值的活动范例。它是图书馆专业资源和服务共享思想组织结构中的一条主线,如联合采购、馆际互借、互惠借阅协议、藏书建设与利用、技术开发和利用等,都必须以联合编目为基础。

技术是图书馆联合协作活动走向前所未有的关键因素。由于技术在不断向更高水平发展,图书馆面临着更为复杂的问题。目前我们远未达到图书馆与技术集成化的发展过程,但技术已成为图书馆运行的必要条件。

特别是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向我们展示了它的巨大威力和灵活性。出版业和图书馆事业的自身发展必将影响联合编目的发展方向。在即将迈进 21 世纪时,我们不得不考虑未来的模式和发展重点。

今天,联合编目正处于调整和转轨时期。它的任务是为图书馆提供检索图书馆藏书和其他信息源的书目系统。其目标包括:更多、更好、更快地提供书目记录;构建一个探索、实践的论坛;制定出都可接受的标准;开发国际联合途径;广泛培养配备联合编目的专门人材。

2 作为科学的编目

通常,我们认为编目是为科学研究而进行的知识管理和书目信息控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目录作为有联系的整体,它的特点是指反映学术继承性。

换一个角度来认识目录和编目,就是将其视为科学,它具有这样的功能:在编辑已有知识的同时,创造新的、更具活力的知识。目录既是为了记录现有知识和新知识这些离散

信息，也是为了全面反映人类在某一方面所做出努力的总体状况。在创造性地反映知识和提示知识方面，目录会告诉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已经做过的和将来要做的。清代章学诚的精辟论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最能说明目录的科学特性。

科学同时追求两个动态的目标：保存知识，谨慎地将自己建筑其上；不断用更具活力的新知识去取代旧知识。这就是科学的永恒临时性。对科学的判定有两个标准：分析判断能力、引出新的假设和实现这些假设的多产性。科学是一种积累和知识的进步。

编目就具备这样的特点。它保存正统的知识，在保存中又为新的和更具活力的知识取代旧知识创造基础。目录也具有临时性，反映的是特定时间和空间内的学术状况，有选择地收录文献和描述利用的方法。它是通过对藏书的描述来体现它的分析功能，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把握藏书的力度和藏书机构的发展方向。目录产生经过了实实在在的过程，目录数据的共享也走过曲折而最终被认可的发展过程，当然，目录的积累性和知识进步性更是明显。它反映的是正统的知识，又能及时纳入新知识和替代旧知识。

联合编目类似于科学出版，正如我们看到的由于电子交流手段的发展，科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合作过程，联合编目更是一种合作活动。

目录数据的传播和合作利用曾有过光荣的历史。它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从协作模式到今天颇具潜力的全方位联合模式的转变。审视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实。

3 联合编目的历史

现存的体制是历史变化的暂时终结。**MARC** 记录出现前用的是卡片，卡片以前是书本目录。作为一种起点，19 世纪的图书目录是较早的共享尝试。

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协作”与“联合”的不同。两者的区别在于“对称”性。在“协作”条件下，暗示一种等级的关系，协作组织中有这么一两个具有领导作用的成员馆。“联合”则暗示，成员间都是平等的，承担同样的责任、义务和互惠。“联合”是为共同的目的一起工作，通过大家的团结奋斗去实现目标。“协作”是实现编目工作的有序化，协调一致。在今天的技术环境下，为达到和谐有序目的的协作已不再可行，而基于相互信任的“联合”活动成功地开拓出联合编目的模式。

3.1 协作编目

19 世纪前，书本目录通常反映个别图书馆的藏书。1843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始发行它的印刷目录，其范围是美国国内所有的大学和学院。那时印刷滞后现象严重，没有可操作的标准，著录专业人员极少。然而，作为开端，却表现出联合编目的最原始特性。在我国目录学史上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联合编目，但古代的目录工作已含有联合编目的萌芽。17 世纪明代僧人智旭编制的《阅藏知津》，注明了收藏佛经的方位，编制方法已体现出共享的思想。这与英国 13 世纪的寺院藏书目录有近似之处。

《全国总书目》开联合编目之先河，目的是尽可能完整地将文献出版发行的信息搜集起来，一是为了揭示现有的信息，二是共享书目记录。

以书本形式出现的目录不可能和不断印刷出来的信息保持同步，它们会很快过时。19 世纪末，图书馆目录工作重心由书本式转向卡片式。卡片形式是一种新技术，给图书馆带来了效率、标准和传递三个重要贡献。卡片目录有辉煌的历史，特别是在信息资源共享方面，即使在电子联合化的今天，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比如在美国，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国会图书馆就开展卡片目录业务，发行印刷卡片，开始向“联合”编目方面发展。

我国有计划地开展卡片目录业务起步较

晚。1958 年,由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分别编制中文、西文、俄文图书馆铅印卡片,向全国各类型图书馆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项工作始于美国国会图书馆。1974 年,大约有 70% 的美国图书上加印了 CIP。以后其他国家也开展起来。1993 年 2 月 1 日起我国开始在北京试点。1994 年元月起,北京的所有出版社实施在版编目计划。目前,全国有北京、辽宁和湖北共计 190 多家出版社参加在版编目计划。

电子化时代是共享大发展的时期。电子化给图书馆事业带来多方面的变革,当然会影响到编目工作。

在印刷时代,无论是书本目录,还是卡片目录,编目数据是为了更广泛的控制或曰集中制。为了便于管理将大量数据集约在印刷外壳内,统一发行,就是出于等级制、集中化的基本思想。

通过中心图书馆进行的协作,是由于它的编目权威性。这种形式下,不会授权给哪个图书馆去建立编目数据共享体系。过于集中化存在着弊端,不利于图书馆健康发展,不能充分调动地方馆建立自己结构的积极性。

3.2 MARC 技术:联合编目的新环境

60 年代后期,MARC II 开发和被接受,技术为编目带来了发展机遇,推动着编目工作从协作模式向联合模式转变。转变过程中,具有战略性的是制定和采用了标准、确定了目录的功能和利用新技术。技术是建立在功能基础上的。将 MARC 技术摆在中心地位,正是基于数据标准化,有利于数据共享,经得起时间、空间的变化。

MARC 事实上是一组书目信息存贮与交流的组织标准。USMARC 是本世纪 60 年代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美国图书馆资源委员会(CLR)研究的基础上开始的。CLR 认为:国会图书馆生产并发行的机读目录记录,将有

助于开通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机读目录应包括全部国会图书馆现有印刷卡片上的数据,再增加一些附加信息,成为一种多用途记录;所有图书馆的机读目录必须采用 USMARC 格式,这是实现标准化的最好方法。这段结论反映出了替代“协作”的思想,卡片由印刷模式向新的电子模式的发展趋势。由于 MARC 记录是国会图书馆生产和发行的,所以大部分反映的是它的印刷卡片内容。第三点则是联合思想的萌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图书馆界在记录元素级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1965 年末,CLR 资助国会图书馆启动示范工程,选取了 16 个图书馆,包括高校、公共、中学、专业和国家图书馆。示范工程以国会图书馆创建的 MARC I 版为基础。试验磁带于 1966 年 10 月开始发行。1967 年对 MARC I 进行了评估,着手 MARC II 开发工作。这次试验了约 5 万条 MARC I 记录。其意义在于:试验展示了机读目录的潜力,图书馆界受到极大鼓舞,为图书馆界广泛接受 MARC II 打下了基础。

MARC II 系列发行于 1968 年,从那时起,尽管内容设计和各种介质不断推出,但其内核始终未变。MARC I 与试验版的 MARC I 有本质的不同。它开创了不同系统和方法都可接受的运行环境,提供更广泛的共享机会。1969 年 3 月开始投入运行,同时由 MARC II 发行服务部对外发行。1971 年 MARC II 作为正式标准被接受,1973 年被确定为国际标准 ISO/2709。

1991 年 2 月出版的《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CN-MARC 格式)是我国中文图书机读目录的标准格式,以此格式提供各种介质的标准书目数据。目前有北京和上海地区建立的联合编目机构发行中文图书机读目录数据磁盘。

由于 MARC 的使用,向自动化的转变日新月异。1970 年 CLR 在第 14 次年度报告中设计了未来世界的前景:美国将形成单一的

图书馆体系，最优集约化将保证资源的最优利用和向图书馆用户提供最好的服务。在这个体系中，文献采集和编目将由一个中心馆来处理；这样，所有的图书馆都会及时使用到编目记录、图书和其他文献。还将形成一个机读目录格式的国家数据基地，包括图书馆各种类型的文献，反映所有图书馆的总体藏书状况。这种国家式的体系的任务是通过一个巨大的协作交流网络，向所有图书馆和读者自由开放。该报告反映了当时的形势，真正实现只是在今天。这不仅是因为建立这样的系统需要大量资金，而且还因为美国建立这样一个完全集权化的体系并不现实，因为它和政治体系不协调。

代替这种资源中心、单一国家数据库、反映全国图书馆藏书的集权化体系，却出现了几个图书馆书目系统：**OCLC**、**RLIN**、**WLN**、**UTLAS** 等。它们都为其成员馆提供书目服务。电子数据复制和传递的便捷性，使人们希望进一步扩大服务传递，降低集中化程度。**MARC** 记录易复制、易传递、可替代、可互换、覆盖广泛，都是卡片记录无法比拟的。向用户提供记录是非常容易做的，即使是全球也能及时做到；分析服务报告、服务管理也成为可能。

4 书目系统

William Saffady 将书目利用系统描述为：一组具有大量编目记录数据库的计算机服务组织，向联机检索书目记录的图书馆和其他用户提供分时服务的系统名称的集合。所以数据库中的记录反映了全部成员馆的藏书。尽管这些系统集合采用不同的系统结构、管理体制、提供各具特色的服务，但走的都是联合编目的路子。这些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各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而且主要是由一些大学建立的。借助电传技术的革命和分时系统结构的相应发展，其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发

展成图书馆共享系统的联合资源。

5 国家图书馆在联合编目中的作用

即使出现了大型书目服务机构，美国国会图书馆仍在这个领域发挥关键和领导作用。国会图书馆不是一个联合体，而是一个以预订方式向各图书馆提供高质量书目数据的政府机构。各图书馆除了加盟各种书目联合体外，也订购国会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它每星期生产 4000 条记录。书目服务部向所有 50 个州和地区的图书馆或书目联合体等公益组织提供书目记录和有关产品。如果这个工作由各馆自己承担，全美图书馆需耗资 3.6 亿美元。国会图书馆还是 **MARC** 数据的主人，是书目规划或开展项目的协调人。作为一个书目数据中心、标准中心、战略领导者，它对联合活动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随着进入 21 世纪，国家图书馆仍一如既往地在书目数据开发、传播和管理上发挥重要的先导作用。问题在于如何在网络化交流领域上提高层次，如何带动地方馆共同肩负起相称的责任。今天，我们正快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网络化社会环境。图书馆同其他信息机构一样，在这里只是信息供应者。图书馆正是以 **MARC** 的成功而占居中心位置，其意义非同小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MARC** 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结构。它日益成为多向交流的标准。在 **Internet** 环境下，“中央”和“地方”的含义已发生变化，我们应该认真思考 **MARC** 和我们的联合项目如何去满足全球化的“地方”需求。

6 网络化、数字化环境下的联合编目

展望未来，我们应该看到书目合作事业的压力和机遇，知识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指数增长，造成控制和保持连续性的困难。如何迎接未来？面对日益网络化的环境，我们必须寻

求实现图书馆价值的机制。

网络环境给了我们一个自我设计的广阔空间。机遇已经到来,我们应该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书目合作要在网络环境下具有生命力、高产出率,其挑战是严峻的。仅 1993 年 2 月, **NSFnet** 就传递了 260 亿信息包。信息流通的广阔空间意味着联合活动能够继续共存在这个非凡的基础结构中。

首先是昂贵的电传费用阻碍了人们利用 **Internet** 网络。然而,图书馆作为基础结构的一部分,将借助自己的大量藏书以联合编目形式达到边际效益。第二,由于标准的使用,机—机信息检索协议正在利用到编目系统。这两个优势加之其他网络服务,使联合编目质量和效率都将提高。通过网络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更好、更快、更省。我们还可以开发一些新的项目。

今天,网络化已使多向交流、共享成为可能。首先改变的是书目联合交流的小集团化,转为利用 **Internet** 网。网络化交流将是今后图书馆的主要业务活动。

传统图书馆藏书的概念包括有物理形态的书籍和反映它们的目录。由于信息技术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电子化图书馆里,这两部分逐渐分离,各自变为独立方:物理实体的书籍变成一系列由计算机存贮的比特,目录则是一系列反映这些比特的参考书目,用更容易检索的方法组织起来。借助信息网络,目录(这里我们称之为“逻辑藏书”)不仅反映本馆藏书,也反映其他图书馆的藏书。

无论我们各自是如何达到集体目标的,关键是要认识到我们是相互依存,这种依附关系既可能是国家性的,也可是国际性的。信息的性质就决定它的流动性,所以任何印刷材料的总目录都不能将其全部包揽。况且,由于技术的发展,目录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网络系统。在这个全球编目系统中,书目记录可以在国内、国际自由交换。交换记录的自由

化,得益于 **MARC** 格式的发展。它被国际所接受,这种描述性编目数据,即使你使用不同的编目规则、不同的语言都能准确传递。

有人提出,既然已经在使用中心图书馆的编目记录,地方图书馆就没有必要再做这种工作。这是个普遍问题。我们换个角度看,它是实现全面可交换编目的严重障碍。地方的编目工作是地方编目一体化的基础。因为,取自编目中心的记录在进入各地方馆目录体系前,有些检索点是要根据各自的情况加以调整的。

我们一直把联合编目理解为一项软工程或一个处理过程。信息技术使联合编目的外延与内涵难以十分清楚地界定,变得更具伸缩性(灵活性)和渗透性。比如联合编目是否可以扩展到下面的领域。

共享工具: 我们不应局限于编目这种共享工具,要有能够通过网络自由获取、再生性传递工具。通过这些工具可以更适宜地利用技术来提高产出和强化质量。

对联合编目的补充: 超越我们控制下的信息,去包括其他学术资料。可以在网上联合编制原稿、手稿目录。我们能否通过较好的主题联合,开发那些被认为无价值的资源。需要的只是开放参与和理解。

其他类型信息管理: 图书馆应突破传统的图书、连续出版物、非书资料、手稿等的编目活动,涉足新领域,例如多媒体产品。要考慮在 **Internet** 的环境下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投入什么样的知识资本。

联合编目的经济模式: 各联合体必须激励组织成员贡献原始编目记录,并向他们提供资助。联合体应该着手不断开发、编制、传递集成综合性工具。这些由计算机传递的,由地方到国家的方式将降低联合体成本,形成新的产品交易趋势。

联合编目的未来模式 包括:(1) 它必须最少有行政干预;(2) 它必须具有传播记录的技术能力;(3) 它应该是一种利用其他部

门来充实和扩展记录的机制；(4) 必须是在编目领域为联合目标而达成互惠协议；(5) 目录条目编制法的不同需要综合化，有助于接纳地方系统的灵活性(兼容性强)，(6) 提供给国家的编目数据应该有目标性，或经得起检验，各联合体成员应都能在本系统进行编目。

有了这些联合编目的未来模式的基本特征，就可以勾画出新的框架。因为即使在未来仍需要联合编目。无论新技术发展到什么水平，印刷型学术文献仍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充分的书目控制是科学的研究的基础。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在可预见到的未来和当今模式的不断成功之间的平衡。但我们也应看到存在的危机，可归纳为三种威胁：

(1) 原始编目正在减少。这当然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的情形。随着我国图书馆技术的进步和普及，它迟早也会出现。据统计，1965 年，在美国 50% 的图书馆的编目记录是自己的原始编目；1989 年剩下 20%，其中只有 11% 是完整的标准著录。1971 年，每年生产 1.5 万条记录的有 10 所图书馆，1989 年只剩 3 所达到这个水平。1965 年，ARL 图书馆的 47% 的复制记录来自国会图书馆，5% 来自其他图书馆；到 1989 年 54% 来自国会图书馆，26% 来自其他图书馆。

(2) 有人认为对大多数图书馆合适，就必然对每一个图书馆都合适。这是认识上的误区。每个图书馆有不同的经费预算和各自

的情况。

(3) 目标不清。这是最严重的内在危险。参加馆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并为之努力。失去内在动力，就不可能成功。现在，图书馆经费普遍不足，被迫减少一些服务项目。目标不清是危险的，但是错误认为数据库能覆盖全部学术资源，在网络环境下学术资源将不会变化，也同样危险。

今天，现代和未来技术使学术服务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效。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在传统工作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多、快、好、省”的目标。我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联合编目体，应尽早建立起来。联合编目将最大限度地吸收有关机构进入编目联合体，包括出版社、图书馆、计算机中心、信息中心等。联合编目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增长的事业，至少其成员稳定增长，而且更有意义的是，成员的作用和责任也会转变和扩大。书目记录的计算机存贮永远地改变了编目生产和发展前景。正是共享价值推动联合活动的空前发展，但我国图书馆界对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来实现资源共享，受诸多因素限制，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

罗军 曲阜师大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通讯地址：山东曲阜市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邮码 273165。

(来稿时间：1996—02—12。编发者：刘喜申。)

